

第三十一章

婚礼

黎明的苍白面孔毫无表情，它哆嗦着悄悄地来到教堂门口，在窗边向里面张望，教堂下面躺着小保罗和他妈妈的遗骸。天寒冷而黑暗。夜色依旧匍匐在路径上，阴沉、忧郁地躲在教堂中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沉思默想着。岁月如流，无数涟漪不断奔流，拍击着永恒的海岸。又一个涟漪中升起一座座屋舍，屋舍上空耸立着教堂尖塔上的大钟，在灰色的曙色中仿佛一座石制灯塔，隐约可见，记录着大海的流程。但是在屋内，起初，黎明只能向黑暗张望，它看见黑暗就在那里。

黎明在教堂四周有气无力地徘徊着，向室内窥视，为它短促的时辰痛哭悲鸣，泪水洒在窗玻璃上面。靠着教堂墙垣的树木低垂着头，扭动着它们的许多只手，与它同悲。在黎明面前，夜色变得苍白了，它渐渐退出教堂，但却久久地停留在下面的墓穴里，坐在棺材上面。一会儿，明亮的白天翩然来临，尖塔上的大钟给照得闪闪发光，塔尖披着红彩，黎明的泪水干了，它的悲泣已经止息，它把夜晚逐出其最后的栖息之地后，慌慌张张地溜入墓穴里，一脸恐怖地藏死在死者堆中，待夜晚焕然一新地重回原地时，再把它赶出去。

耗子们一直不停地在祈祷书上爬来爬去，其殷勤的程度胜过这些书的主人，它们尖细的牙齿把那些跪垫咬得支离破碎，人的膝盖的摩擦也不至于造成这样的破坏。现在，一听到教堂的门砰砰地响，这些耗子们就闪着雪亮的眼睛躲进洞里，慌慌张张地挤在一起。这时，那位很有权势的牧师助理一大早同教堂司事一起来了。那个矮

小的教堂领座员米弗太太也气喘不止地等在那里，她是一位非常干瘪的老太太，衣服单薄，不管在身体的哪一部位都不到一英寸厚，她在教堂门口等着牧师助理已有半个小时之久，这是她的职务所需要做的。

米弗太太的面孔酸气十足，她戴着一顶十分寒酸的帽子，饥渴的灵魂一心想获得六便士和几枚先令的收入。她带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招呼三三两两的人们，叫他们走进教堂入座。米弗太太的眼里有一丝藏而不露的目光，好像是说她总是知道还有更加舒适的座位，不过她说不准能不能收点费？至于米弗先生，似无其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而米弗太太也不愿提起他。看来他对教堂免费入座的做法颇有微词。虽然米弗太太但愿他早日归天，她还不能就这么说。

这天早晨，米弗太太在教堂门口忙着打扫，拍打着圣坛上的布、地毯和坐垫，抹去灰尘；她还大谈特谈即将举行的婚礼。米弗太太听说新买的家具和屋内的装潢换新至少需要整整五千英镑的耗资，好像是只花了一便士似的，不算什么；她还听说，根据最权威的消息，这位小姐自己身无分文，连一枚六便士的银币都没有。米弗太太还记得那第一位妻子的葬礼，以及那小孩的洗礼仪式与其不久之后的葬礼，犹如昨日发生的事情。这时她想起新婚夫妇和参加婚礼的宾客就要来了，她说她马上要去把墓碑用肥皂水擦洗干净。牧师助理桑兹先生一直坐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在冷天，他一般不做什么事情，只是坐在炉旁取暖。他对米弗太太的话很有同感，他问米弗太太可曾听说这位新娘是一位绝代佳人。米弗太太听到人家是这么说的。牧师助理桑兹先生虽然性格守旧、体态臃肿，但是对女人美貌的赞慕之情却始终不渝，他津津有味地说，她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一流美女呵；这句话如果不是出自牧师助理桑兹先生之口，在米弗太太听起来是很有点言过其实的。

这时，董贝先生的屋子里正是热气腾腾，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妇女，四点钟以后她们就没有再合眼睡上一会儿，六时之前全部

穿戴整齐。托林森先生比平时更受到女仆的垂青。早餐时厨娘说一个人结婚了，许多人也要跟着办了，这句话女仆可不相信，她觉得这绝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托林森先生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他正为了新招来一个满脸连鬓胡子的外国人而感到几分悻悻然，他自己的两鬓却是光溜溜的。这个外国人是特别雇来准备跟随幸福的新婚夫妇前赴巴黎，此刻他正在忙着把行装放上新购置的马车。关于这位人物，托林森先生不假思索地说，他还没有听说过外国人会带来什么好事情，娘儿们讲他这是偏见，他即刻说，你们看看那些外国人中带头的拿破仑·波拿巴^①吧，他老是在干什么勾当！听了这句话，女仆说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布鲁克街上一间阴沉的房间里糕饼师傅忙着做糕饼，而那几个很高的年轻人却忙着一旁观看。有一位很高的年轻人已经闻到雪利酒的气味，他的眼睛几乎要纹丝不动地固定在他脸上，茫然地凝视着物体，仿佛根本没有看见它们似的。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缺点，便对他的伙伴说这是由于“酒桶”的缘故。其实这位很高的年轻人是想说因为“激动”的缘故，但是他口齿含糊，发音不清楚。

敲钟的人已经知道即将举行婚礼，肉铺里和铜管乐队里的人也知道了。敲钟人在巴特尔桥附近的一处偏僻的地区练习敲钟；肉铺里卖肉的人由他们的老板同托林森先生联系，开了个价，做一笔生意；铜管乐队里诡计多端的长号手躲躲闪闪地守候在拐角处，看到有哪一位出卖灵魂的商人走过来，便向他行贿以便了解他们早餐的地点和时间。企盼与激动的心情在人们中间扩展开来，范围越来越广。从巴尔斯池塘，佩契先生带着太太来和董贝先生的仆人们消磨一天，准备偷偷摸摸地跟着他们去见识一下婚礼的场面。在图茨先生的住地，图茨先生打扮得十分显眼，仿佛他自己做一位新郎是足足有余的，他决定置身于楼座里一个隐秘的角落观看辉煌的盛典，而且把“斗鸡”也带过去，因为图茨先生的一门心思就是想把弗洛伦斯指给

^①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

“斗鸡”看，然后就在那里直言不讳地同他说：“现在你看，‘斗鸡’，我不会再骗您了吧，我好几次跟您提起的那位朋友就是我本人。董贝小姐就是我的心上人。‘斗鸡’，对于这件事情您现在有什么看法，您现在有什么好主意？”这位将会惊诧不已的“斗鸡”此时正在图茨先生的厨房里，把喙伸进一只烈性啤酒杯中，啄着两磅重的大块牛肉。在公主路上，托克史小姐正在忙着，她虽然凄苦万分，却也想把一枚先令放在米弗太太的手上，以便在一个冷僻的角落里找一个座位，去看看对她来说既令其着迷又十分残酷的婚礼。木制海军候补生的屋子喜气洋洋，卡特尔船长脚上套着短筒靴，身上穿着宽领子衬衫，正坐着在吃早饭，一边听着磨工罗布根据他的指示给他预先诵读婚礼仪式，以便可以充分了解他即将目睹的庄严场面。为此目的，船长时不时地严肃命令他的牧师要“转过去”，或者要他“把这一条再念一下”，或者叫他只要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就是，至于祈祷结束时的“阿门”^①则让他这个船长来念。磨工罗布每次停顿，船长都要兴高采烈地大声念着“阿门”。

此外，仅仅董贝先生的这条街上，就有二十位保姆答应让二十家的小夫人去参观婚礼，这些小夫人还在摇篮的时候对婚礼就已兴味盎然了。牧师助理桑兹先生肥胖的身躯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晒太阳，他在等着婚礼举行的时刻到来，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在恪尽其职。诚然，米弗太太有理由把一个怀中抱着一个胖娃娃的可怜的小女孩愤怒地从教堂的门廊里赶走，因为她站在那里向里面张望！

表兄菲尼克士为了参加婚礼，特地从国外回来。四十年前表兄菲尼克士是一位交际场上的花花公子，而现在他的身材与风度依旧充满着青春气息，衣着打扮十分讲究，所以当不相识的人看见他脸上隐隐约约的皱纹和眼角边的鱼尾纹时，看见他穿过房间之际步态歪歪斜斜，竟不太清楚如何笔直走过去时，他们很感惊异。但是表兄菲尼克士七时半左右起身时的样子和他打扮入时的仪表却迥然不同，当

① 阿门：祈祷圣歌的结束语，意为“诚心所愿”。

他在伦敦西区邦德街的朗家宾馆修脸时，他的脸色确是很阴沉的。

董贝先生离开了他的梳妆室。楼梯上的一群妇女见了他走过来便在一阵沙沙的裙裾声中急忙向四处散开，只有佩契太太因为身里有喜（不过她老是有喜的）动作不灵敏，没有来得及躲开，便和他照了个面，行屈膝礼时她因为心里慌张差点昏倒。但愿上天保佑佩契一家，不要让他们遭遇厄运！董贝先生走进客厅等待良辰的降临。他的衣着十分华丽，新做的上衣颜色澄蓝，裤子呈浅黄色，马甲则是淡紫色的。屋里的仆人们悄悄地说董贝先生的头发也拳曲了。

响起了两下敲门声，少校来了。他的穿着也很讲究，上衣的纽扣眼里放了一枚天竺葵，他的头发，经过本地人的经心梳理，给弄得弯弯曲曲，服服帖帖。

“董贝！”少校一边伸出双手一边说，“您好！”

“少校，”董贝先生接着说，“您好！”

“呵，先生，”少校说，“今天早上乔伊·贝心情真好，先生，”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敲了一下胸膛，“他心情真好，先生，真见鬼，董贝，他真有点想趁此机会也结婚，先生，他想娶那位妈妈。”

董贝先生笑了一笑，但是即使对于他来说，脸上的笑意还是很轻微的，因为董贝先生觉得那位妈妈就要做他的岳母了，对岳母大人是不能开玩笑的。

“董贝，”少校见此情状便说道，“我祝您愉快。董贝，我恭贺您。老天爷做证，先生，”少校说，“今天在英国您是最受人羡慕的啦！”

对于这一点董贝先生表示赞同，但也是很有节制的，因为此项莫大的荣誉他是准备给一位夫人的，无疑只有她才应该受到最大的羡慕。

“至于伊迪丝·格兰格，先生，”少校继续说，“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不想，先生，请您让贝格斯托克再加上这么一句——为了能取得伊迪丝·格兰格的地位，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把她的耳朵以至于她的耳环奉献出来的^①。”

^① 英文中 give one's ears，意为不惜任何代价，直译为不惜牺牲自己的耳朵。狄更斯在此作了引申。

“您这样说真够交情，少校。”董贝先生说。

“董贝，”少校说，“您是知道的。我们不要转弯抹角了。您是知道的。您知道还是不知道，董贝？”少校差不多要发火了。

“哦，真的，少校——”

“哎呀，先生，”少校顶嘴说，“您知不知道这个事实，还是根本不知道？董贝！老乔是不是您的朋友？我们相处是不是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董贝，好让老乔瑟夫·贝这样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可以名正言顺地畅所欲言，先生？还是要我，董贝，保持一定的距离，彬彬有礼地相处，不要过于亲密？”

“我亲爱的贝格斯托克少校，”董贝先生满怀高兴地说，“您非常热心。”

“天老爷做证，先生，”少校说，“我是很热心的，乔瑟夫·贝不否认，董贝。他是很热心的。在这个时候，先生，在老朽的乔·贝这个百病缠身、千疮百孔、令人生厌、筋疲力尽的半死不活的枯骨里还剩下的实实在在的热情一股脑儿全都要迸发出来了。我告诉您，董贝，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心里怎么想，他是一定要冲口讲出来的，除非把一个口络套在嘴上。乔瑟夫·贝格斯托克当着您的面要告诉您，董贝，他在您背后也是这样告诉俱乐部的，凡是牵涉到保罗·董贝的事情他是绝不会缄口不言的。好吧，真见鬼，先生，”少校讲到最后声音非常坚定有力，“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少校，”董贝先生说，“请您务必相信我十分感激您。我不想遏制您对我过分厚爱的友谊。”

“并不是过分厚爱，先生！”少校不以为然地说，“董贝，我不同意您这样说。”

“那么，不管怎么样，”董贝先生接着说，“就说是您的友谊吧，少校。此时此刻我决不会忘记我对您万分的感激之情。”

“董贝，”少校说着做了一个恰当的姿势，“这是乔瑟夫·贝格斯托克的手，先生，这是心直口快的老乔伊·贝的手，也许您更喜欢第二种讲法吧！已故的约克公爵殿下对这只手恩礼有加，先生，他

曾对已故的肯特公爵殿下说起这只手，他说乔希的手可不简单哪，那是一位硬汉子的手，也许是一位精明能干的老流浪汉的手呢。董贝，但愿此时此刻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愿上帝保佑您！”

此时，卡克尔先生走进来了，他的衣服也很华丽，满脸笑容，俨然一副特邀嘉宾的姿态。他向董贝先生一再表示道贺，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肯放下；同时他拼命摇晃着少校的手，他的声音从牙缝里流泻出来，也随着摇动的手臂而震颤。

“今天真是良辰吉日，”卡克尔先生说，“多么天朗气清、气候宜人呵！我想我来得一点也不晚吧？”

“准时得很，先生。”少校说。

“那我实在太高兴了，”卡克尔先生说，“本来我担心恐怕会迟到几秒钟，因为路上碰到一连串的马车给耽搁了。我还不揣冒昧地绕了个弯儿到布鲁克街去了一趟，”这是对董贝先生说的，“买几朵微不足道的珍贵鲜花送给董贝夫人。像我这样地位卑微的人竟会得到邀请来参加盛典，我能以这小小的礼物表示敬意和忠诚，至感荣幸。我知道价值连城、辉煌灿烂的珍品董贝夫人是应有所有的，”说到这里他奇怪地望了一下他的恩主，“但我希望我的寒碜的小礼能使她喜欢。”

“我相信，未来的董贝夫人，”董贝先生和气地说，“对您的关心是会非常赏识的，卡克尔。”

“要是她今天上午就要成为董贝夫人的话，先生，”少校放下咖啡杯，看了一下表说，“那我们就该走了。”

董贝先生、贝格斯托克少校和卡克尔先生乘着一辆四轮马车向教堂进发。牧师助理桑兹先生从台阶上站起，手上拿着三角帽恭候着。米弗太太行了个屈膝礼，请他们到法衣室坐坐。可是董贝先生宁愿待在教堂里。当他举目望着风琴的时候，楼座上的托克史小姐立刻躲到一座纪念碑上小天使肥胖的腿后面，这位小天使的面颊如同小风神的脸孔，圆滚滚的。正好相反卡特尔船长站了起来，挥动着手钩表示欢迎和鼓励。图茨先生手捂住嘴，悄悄地告诉“斗鸡”，

中间那位穿淡黄色裤子的先生就是他心爱的姑娘的父亲。“斗鸡”用嘶哑的声音轻轻地对图茨先生说，他还没有见过像这位先生这样古板僵硬的，不过只要略施巧计，在他马甲上狠击一拳，就可以叫他马上弯腰曲背。

桑兹先生和米弗太太在稍远处凝神望着董贝先生，等听到渐渐走近的车轮声音，桑兹先生便跑出去了。董贝先生看见楼上那位好强自负、失魂落魄的人正向他殷勤致意，便掉转头，他的目光正好与米弗太太的相遇。米弗太太很优雅地行了个屈膝礼，告诉他，他的“新娘子”恐怕已经来了。不久门口挤了许多人，在窃窃私语，这位新娘子迈着傲慢的步子走了进来。

在她的脸上看不见昨夜痛苦的痕迹。她曾经双膝跪下，把她的头无拘无束地靠在那位熟睡着的女儿的枕上，那种优美的忘情姿态今天已全然不见了。那个女孩此刻正在她的身边，温柔可爱，与她自己傲慢、鄙夷的身姿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平静、挺立地站在那里，所思所想，难以捉摸，举止庄严，仪态万方，风姿迷人，光彩夺目，然而对她所引起的羡慕她却不屑一顾，踩于脚下。

牧师助理桑兹先生悄悄地走到法衣室去找牧师和执事，他们便停了下来。趁此机会，斯库顿夫人同董贝先生谈起来，这次她的声音比平时更响更重，她一边讲着一边靠近伊迪丝。

“我亲爱的董贝，”这位好妈妈说，“我看只好放弃亲爱的弗洛伦斯，让她回家去住了，是她自己提出要回去的。今天我的损失可大啦，我亲爱的董贝，我感到我的情绪会很不好，即使和她在一起也不顶事。”

“让她跟您住在一道，不是很好吗？”新郎接着说。

“我看不行，我亲爱的董贝。不行，我看不行。我还是一个人住好。而且，你们回来后，我最最亲爱的伊迪丝自然是她时刻不离的保护人。伊迪丝管的，我最好不要插手，恐怕这样好一些，不然她要妒忌的。是不是，亲爱的伊迪丝？”

慈爱的妈妈说这句话时捏了捏她女儿的臂膀，也许是很想引起

她的注意吧。

“讲真的，我亲爱的董贝，”她继续说，“我要放弃我们亲爱的孩子，不把我自己的苦恼传染给她。我们刚才已经讲好了。她完全懂得，亲爱的董贝。伊迪丝，我亲爱的，她完全懂得。”

这位好妈妈又捏了一下她女儿的臂膀。董贝先生没有再表示异议，因为牧师与执事已到，于是米弗太太和牧师助理桑兹先生带着这一行人到圣坛栏杆前面，各就各位。

“谁把这位新娘交给这位新郎？”

此人就是表兄菲尼克士，他是特地从德国风景胜地巴登——巴登^①赶来的。“他妈的，”好性子的表兄菲尼克士说，“家里真的弄来了一个伦敦富商，我们得好好关照关照他，我们得为他效点劳。”

“我把这位新娘交给这位新郎。”表兄菲尼克士说。表兄菲尼克士本想一直走过去，可是因为两条腿不听话结果走偏了路，差点把另外一个女人交给新郎，就是说差点把那个伴娘交给新郎了，这个伴娘有些地位，是这家的远亲，比斯库顿夫人小十岁。幸好米弗太太用她那顶苦行僧的帽子挡住了他的去路，巧妙地让他掉转身来，像踏着小脚轮一样冲到那位“新娘子”的前面。就这样表兄菲尼克士把这位新娘交给了这位新郎。

苍天在上，他们是不是愿意——

是的，他们是愿意的。董贝先生说他愿意。伊迪丝怎么说呢？她也愿意。

于是，从这一天起，不管是富如五车或者一贫如洗，不管是疾病缠身或体魄康健，他们将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生死相依，他们相互山盟海誓，遂正式结为夫妻。

他们来到法衣室，新娘在结婚登记簿上以坚定而潇洒的字迹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到这里来的女士们，”米弗太太行了个屈膝礼说——在这种时候，谁要是看她一下，她那苦行僧的帽子就会往下

^① 巴登——巴登：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个城市，19世纪时成为欧洲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的疗养胜地。

一沉——“像这位新娘子写一手这么漂亮的字是不多的！”牧师助理桑兹先生觉得这个名字的确写得潇洒得很，字如其人呵——不过他这句话只是自己心里想想的。

弗洛伦斯也签了名，但无人赞赏，因为她的手在发抖。一行人都签了名——表兄菲尼克士最后一个签名，他把他那高贵的名字放错了地方，把自己写成当天早晨刚出生的婴儿。

现在，少校很潇洒地吻着新娘，向她祝贺，并把作战的计谋也用来对待在场的各位妇女，虽然斯库顿夫人在这圣殿中尖声地叫着，很不容易吻得上，他仍旧不把她放过。随后表兄菲尼克士跟着干了，甚至于董贝先生也仿效起来。最后，卡克尔先生终于露出闪闪发光的雪白牙齿，朝伊迪丝走过去，那样子看起来与其说想尝一尝她嘴唇上的蜜汁，倒不如说他是很想咬她一口。

她骄傲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她的眼睛里露出一道光芒，见此情景他照理是应该就此止步的，但是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他照样向她表示祝贺并希望她一生幸福。

“对于这样的联姻，”他轻声地说，“但愿美好的愿望不是无足轻重的。”

“谢谢您，先生。”她翘着嘴唇，胸脯起伏地作答。

但是，伊迪丝是不是还像那天晚上当她知道董贝先生会回来向她提亲时那样，觉得卡克尔对她洞察一切，了如指掌？是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她更加感到无地自容？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的傲气在他的笑容之下变得烟消云散，就像霜雪在紧握的手中顷刻融化？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那傲气凌人的目光在遇到他的眼睛时便匆忙垂下，落在地上？

“我很荣幸地看到，”卡克尔先生说着恭顺地低垂他的颈项，可是他的眼色和露齿而笑的神情使这句假话完全露了底，“我很荣幸地看到我的微贱的礼物得到董贝夫人玉手的宠爱，使它在这个欢欣鼓舞的时候占据了这样宠幸的地位。”

她虽然点了一下头作为回答，可她的手在一瞬间的动作似乎是

想把那些花扯得粉碎，轻蔑地扔在地上。但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去挽住新婚丈夫的手臂，他正站在近旁，和少校谈着话。她又恢复了骄傲的气派，纹丝不动，沉默不语。

马车又等在教堂门口了。董贝先生的新娘挽着他的手臂，跟着他穿过等候在台阶上的二十家小妇人，每一位小妇人从此时起都不会忘记她的每一件服饰的式样与颜色，而且把她的洋娃娃也照样打扮起来，仿佛是天天在结婚似的。克娄巴特拉和表兄菲尼克士走进同一辆马车。少校把弗洛伦斯扶上第二辆马车，随后是那位差点给当作新娘的伴娘也上去了，接着是少校自己，少校之后就是卡克尔先生。马儿蹦蹦跳跳，腾空跃起。身穿新制服的马车夫和仆人身佩飘带，手拿鲜花，熠熠生辉。在辚辚车声中他们迅疾地穿街越巷。走过时，成千上万人的脑袋掉转过来朝他们观看，成千上万人，因为那天早晨没有举行婚礼，为图报复，便摆出一副庄严的道德家的架势，说这些人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种幸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一切归于静寂之后，托克史小姐从小天使的腿后面出来，从楼座徐徐下去。她的眼睛哭红了，手绢给泪水沾湿了。她受了伤害，但还没有激怒于胸，她希望他们幸福。她承认新娘的确是漂亮的，而她自己的确是相形见绌的，她的容貌已经黯然失色了，但她的脑海里依旧浮现着董贝先生尊贵的仪表，淡紫色的马甲和浅黄色的裤子。托克史小姐在回往公主路时，又在面纱后面哭了起来。卡特尔船长以虔诚而粗犷的声调跟着大家一起吟诵全部祈祷文和阿门，感觉到大有裨益，手上拿着油光光的帽子，怀着平和的心境漫步于教堂之内，朗读着纪念小保罗的墓志铭。充满浪漫情怀的图茨先生在忠诚的“斗鸡”的陪同下带着爱情的痛苦离开了这座教堂。“斗鸡”还没有想好赢取弗洛伦斯的计划，不过起初的想法他是牢记在心的，他觉得给董贝先生的马甲上狠击一拳叫他弯腰曲背站不起来，这才是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董贝先生的仆人们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了，正准备冲向布鲁克街，却碰上佩契太太顿感不适，给吓了一跳，便停了下来，暂时不去了。佩契太太要喝一杯水，喝了水之后她很快

就好些了，便给背走了。米弗太太和牧师助理桑兹先生坐在台阶上数着他们从今天的婚礼中获得的收入，津津有味地谈着这件事情。这时教堂司事正敲着丧钟。

现在，马车到达了新娘的住地，于是敲钟的人开始敲起响亮的钟声，乐队开始奏乐，而那位象征美满婚姻的彭奇先生遂向他的太太接吻致意。现在，人们跑过来，推推挤挤，目瞪口呆地争着围观，看着董贝先生挽着董贝夫人的手庄严地步入菲尼克士府第。现在，参加婚礼的人都下了马车，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卡克尔先生穿过人群走到大厅门口时却想起了那天早晨树林里喊他的那个老妪，这是为什么？弗洛伦斯走过时又为什么会满身颤抖地想起她迷路时的童年岁月和好心眼的布朗太太的脸孔？

现在，更多的人对这个最幸福的日子表示祝贺，来了更多的来宾，虽然不能算很多。现在他们离开了客厅，走进暗褐色的饭厅，在餐桌旁依次坐下。这间餐厅颜色之暗淡是随便哪位糖果商也无法使之明亮起来的，即使在那两个精疲力竭的黑人仆从身上洒满了许多鲜花和同心结，把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也是无助于事的。

糕饼师傅却依旧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一顿丰盛的早餐摆上了桌面。来宾中有奇克先生与夫人。奇克夫人赞美伊迪丝，说她是天造地设的一位完美无缺的董贝家的人。奇克夫人对斯库顿夫人和蔼可亲，推心置腹，斯库顿夫人的心上因此落下了一块大石头，惬意地啜饮着她面前的香槟酒。那个特高个子年轻人早上因为过分兴奋给弄得好苦，现在好些了，但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悔恨心情。他恨死了另外一个特高个子年轻人，便把盘子从他手上抢了过来，不给宾客送去，他却以此为乐。宾客们倒很冷静，并没有纵情欢乐，以免触怒那些俯视着他们的如同黑色丧徽的画幅。筵席上，表兄菲尼克士和少校最是兴高采烈，但是卡克尔先生则对满桌的人露出一脸笑容，特别是对新娘更是笑容可掬，可是新娘却很少、很少往那张笑脸上看一眼的。

早餐既毕，仆人们离开了饭厅。表兄菲尼克士站了起来，洁白

的袖口差不多盖住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面颊上浮现着香槟酒的红晕，他看起来出奇地年轻。

“我以名誉担保，”表兄菲尼克士说，“在一位绅士的私宅里这虽然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我还是恭请诸位像平常所说的那样喝一口，也就是说——来一次干杯。”

少校粗哑的声音表示赞同。卡克尔先生欠过身去，朝着桌子那一端的表兄菲尼克士展露笑容，频频点头。

“一次——事实上不是一次——”表兄菲尼克士又说了一下，便戛然而止。

“听，听！”少校深信不疑地说。

卡克尔先生轻握双手，又一次朝桌子对面欠过身去，满面笑容地频频点头，次数比上一次更多，仿佛他听了最后的一句话特别感动，希望亲自表达他意识到这句话给他带来的好处。

“事实上，”表兄菲尼克士继续说着，“在这种场合，平时的生活习惯稍为疏忽一些，也不会有失体统。我从来就不善言辞，可我在下议院的时候有幸能够挺身而出支持那篇演说，——事实上，我感到失败了，竟至于两个星期卧床不起——”

少校和卡克尔先生听到他的这一段故事快乐得不得了，表兄菲尼克士开怀大笑起来，接下去便专门跟他们讲下去：

“事实上，我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您们知道，我还是感到一项职责落在我身上了。当一项职责落在一位英国人身上时，照我的看法，他总得尽量把这项职责完成好。哦！我们家今天有幸通过我的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表妹攀上了，我看见她——事实上，就在这里——”

讲到这里响起一阵鼓掌声。

“就在这里，”表兄菲尼克士觉得这是很引人入胜的一点，便重复了一遍，“攀上了一位——就是说，一位谁也不能轻蔑对待的先生——事实上，就是攀上了我尊敬的朋友董贝，不知道他是不是俯允我这样称呼他？”

表兄菲尼克士向董贝先生鞠了一躬，董贝先生也庄严地鞠了一躬回礼。这一不同寻常、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感情的喷发，使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感到欢欣和感动。

“在此之前，”表兄菲尼克士说着，“我始终盼望着但一直没有机会和我的朋友董贝朝夕相处，没有机会来思考他的睿智的脑袋以及事实上他的善良的心所具有的那些禀性，因为我一直在下院，那时候在下院是不提上院的，那时候议会的规章制度也许比现在遵守得好些，在下院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我的不幸就是——事实上，”表兄菲尼克士很狡猾地顿了一顿，他觉得开这么一个玩笑挺有味道，然后喷薄而出，“身处异地呵！”

少校听到这句话笑得前仰后合，好容易才止住。

“不过我对我的朋友董贝是很了解的，”表兄菲尼克士此时说话的语气严肃了一些，好像突然之间他变得冷静沉着、睿智起来，“我知道，事实上，他的确可以称为一位企业家，一位英国企业家，一位——一位真正的人。虽然我多年寄居国外（我很乐意在巴登——巴登款待我的朋友董贝和在座各位，并引荐给大公爵），我颇为自得的是，我对我的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表妹还是知之甚详的，我知道她具有使一个男人幸福快乐的一切禀赋，我知道她和我的朋友董贝的秦晋之好是出于双方自愿，心心相印。”

卡克尔先生一再地微笑，频频点头。

“为此，”表兄菲尼克士接着说，“我为我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成员我的朋友董贝表示祝贺。我为我的朋友董贝和我的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表妹喜结良缘表示祝贺，因为我的表妹具有使一个男人幸福快乐的一切禀赋。我不揣冒昧地邀请在座诸位，事实上，对我的朋友董贝和我的多才多艺的可爱的表妹表示祝贺，祝贺他们新婚之喜。”

表兄菲尼克士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响亮的掌声。董贝先生代表他自己与夫人表示感谢。乔·贝旋即提议为斯库顿夫人的健康干杯。敬酒既毕，杯盘狼藉，备受亵渎的黑色丧徽算是吐了口怨气。伊迪丝起身去换行装。

此时，仆人们全都在楼下吃早饭。对于他们来说，香槟酒已经是太普通了，而烤禽、发酵的馅饼和龙虾色拉也不在话下。那位特高个子年轻人又兴奋起来，再一次提起了“酒桶”。他的伙伴开始学他的样，盯着东西看，却也是视而不见。娘儿们红光满面，特别是佩契太太，她满怀欣喜，一脸笑容，生活中的烦恼已丢在九霄云外，如果这时一位行人问她到巴尔斯池塘怎么走法，她也会记不太清楚的，而巴尔斯池塘乃是她操劳不息之所呢。托林森先生提议为新婚夫妇的幸福干杯。银发男管家立即热烈响应，因为他有些开始认为自己是这家的老家臣了，他对这些变化自然是很高兴的。大家都快活极了，特别是娘儿们更加欢欣鼓舞。董贝先生的厨娘在这样欢乐的时候通常都是带头羊，她说碰到这样的喜事大家的心是安静不下来的，何不一道看戏去？大家都赞同，佩契太太也不例外，即使那个正在狼吞虎咽地大喝其老酒的本地人也圆睁着大眼表示附和，可娘儿们，特别是佩契太太，瞧着他那转动的眼珠却给吓了一跳。有一个特高个子年轻人还提出看戏之后去参加舞会，包括佩契太太在内，没有人表示异议。一位女仆和托林森先生斗起嘴来了。她以一句古谚为依据，认为婚姻是天堂里排定的，而他却以为是在另外的地方安排的。他觉得她之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她自己想嫁人，她则反唇相讥，说不管怎么样她是决不会嫁给他的。为了平息他们之间的争吵，银发男管家站了起来，提议为托林森先生的健康干杯，他说既然与托林森先生相识了那就要尊敬他，既然尊敬他那就该希望他和他的心上人（讲到这里银发男管家看了一下女仆）共筑生活的爱巢，不管她在哪里。托林森先生发表了一通激情的讲话表示感谢，后来他转而讲起外国人来了，他说这些外国人有时候会很讨好那些智力低下、朝三暮四、牵着一根头发也会给拉走的低能儿，不过但愿他永远不会听到有哪个外国杂种会行劫路上的马车。讲到这里托林森先生的眼神变得非常严厉吓人，女仆见此情景惶恐万状，不知所措。这时，听到新娘就要走了，于是她与其他人一起奔上楼去看她出发。

马车等在门口。新娘步入楼下的大厅，董贝先生正在那里等着

她。弗洛伦斯站在楼梯上，也准备离开。尼珀小姐站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等着陪她上路。伊迪丝一出现，弗洛伦斯急忙跑过去，跟她告别。

伊迪丝感到冷吗，她为什么发抖？难道弗洛伦斯的碰触之中有什么不是出于自然之心、悖乎常理的味道，以致这位佳人往后退缩，仿佛这是不可忍耐似的？难道这次离别就这么匆忙，伊迪丝居然只是挥一挥手，就匆匆而去了？

女儿去了，妈妈怎么受得了，马车轮子的声音在远处消失时，斯库顿夫人像克娄巴特拉那样沉沉地落在沙发上，眼里流了几滴泪水。少校和其余的人从餐桌边走过来，尽力安慰她，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听劝慰，少校只好告别。表兄菲尼克斯告别了，卡克尔先生告别了，宾客全都告别了。只剩下一个人时，克娄巴特拉因为心情过于激动感到有些头晕，便昏昏入睡了。

楼下的人也都昏昏欲睡。那个特高个子年轻人一下子兴奋起来，把头靠在餐具室的桌上，像胶着似的再也移不动。佩契太太情绪突变，心情低沉，这是因为佩契先生的缘故，她对厨娘说，她担心她的先生不像过去家里只有九人的时候那样恋家了。托林森先生的耳朵里响着歌声，脑袋里面像是有一只很大的车轮在不停地转动。女仆但愿什么人归天，她希望这个愿望并不是坏心眼。

在楼下，人们对时间的概念也是模模糊糊的，大家都以为现在起码是晚上十点钟了，其实还不过下午三点钟。在这一群人里，每一个人都隐隐约约感到有谁做了坏事，彼此之间都以为对方是罪犯，避之唯恐不及。无论是男的女的，没有一个人敢于说一声去看戏的打算。如果有谁再提起去参加舞会的话，他就会给当作心怀叵测的白痴被人讥笑。

两小时后，斯库顿夫人还在楼上睡觉，厨房里的仆人们也在午睡。餐厅里丧徽般的画幅俯瞰着面包屑、肮脏的盘碟、溅在桌上的酒滴、融化了一半的冰块、杯中走了味褪了色的残酒、龙虾的断肢残骨、烤禽的断腿，以及沉思默想的果冻，这些果冻渐渐变成一堆

不冷不热的浓浆。这时，婚礼的魅力和排场差不多已经荡然无存，就像这顿早餐一样变得杯盘狼藉，虚有其表了。董贝先生的仆人们对这件事论长道短，在家里喝早茶的时候他们很觉懊恼，因此到八点钟光景他们的兴致再也提不起来了。这时，佩契先生精神焕发、高高兴兴地从商区赶来了，他身穿白色的马甲，口里哼着滑稽有趣的小调，准备痛痛快快地欢度良宵，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家对他是这么冷漠，他看到佩契太太身体很不好，于是准备搭乘下一辆公共马车陪同他太太回家，他觉得这倒是一件乐事。

夜色笼罩。弗洛伦斯在这座焕然一新的漂亮屋子里漫游着，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寻找她自己的闺房，在这里伊迪丝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为她布置了豪华而舒适的环境。走进房间后，弗洛伦斯卸下漂亮的衣服，换上她原来为亲爱的保罗服丧的简朴的衣服，然后坐下来读书。狄俄吉尼士待在她旁边的地上眨着眼睛。可是今晚弗洛伦斯却无心阅读。这座装饰一新的屋子看起来十分陌生，而且很响亮的声音在里面回荡。她心上罩着一层阴影，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层阴影，也不知道是什么阴影，但是这层阴影却是很沉重的。弗洛伦斯把书合上，坏性子的狄俄吉尼士以为这是给它的信号，便把它的脚爪搁在她的膝盖上，用它的耳朵擦着她抚爱着它的双手。但是弗洛伦斯一下子不能把它看得清楚，因为在她的眼帘与它之间隔着一层雾，在雾中她死去的弟弟与妈妈像天使般在闪耀着。还有沃尔特，那遭遇沉船事故、漂泊异乡的可怜男孩，呵，他现在何处？

无疑，少校是一无所知的，他也无心于此。少校吃得饱饱的，睡了一个下午，在俱乐部里吃了一顿很迟的晚餐。现在他一边喝着一品脱^①老酒，一边和邻座的一位脸色红润、谦和有礼的年轻人大侃特侃，时而插上“先生”这样的称呼，差点把他弄得精神失常，招架不住了，他恨不得交出一大笔金钱赶快离座脱身，只是无能为力。少校谈着贝格斯托克的轶事，参加董贝的婚礼的趣闻，还有老乔的

① 品脱：容量单位，0.57 升弱。